

裸雪

LUO XUE LUO XUE

从维熙 著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裸雪

从维熙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裸雪/从维熙著. — 南宁:接力出版社,2003.1
ISBN 7-80679-104-3

I. 裸… II. 从… III. 自传体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2870 号

文字编辑:李朝晖 钱俊 装帧设计:卢强
责任校对:蒋强富 责任监印:刘 笈

出版人:李元君
出版发行:接力出版社

社址: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530022
电话: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传真: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E-mail: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新华书店
常年法律顾问:天驰律师事务所

印制: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820毫米×1130毫米 1/32
印张:13.75 字数:253千字
版次: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: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00 001—10 000册
定价: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0771-5864694 5863291



我写《裸雪》

——代序

从维熙

想写这部抒情色彩的散文体小说，已经很久了。

1979年重返文坛后，我落墨的多是知识分子在风浪中的沉沦、毁灭、抗争、崛起。这是历史对我的馈赠，我理应把这种馈赠还给昨天并呈献给明天。当我再现这些昨日沧桑悲歌时，评论家称之为“文学井喷”，而我则感觉犹如杜鹃啼血。像匹一路重负的老驼，当他想寻找一块歇脚的绿茵时，我发现了我曾有过童年。它无辉煌，更无瑰丽，却有着人生只能有一次的童贞。尽管它如烟似云，早已随风而逝，但是埋在雪国一个接一个银色的梦，使我情动，令我神往。因而在写“大墙文学”的喘息之际，我已萌生了写《裸雪》的念头。

像天文学家寻找星月生命的运行轨迹一样，我沿

着我身后的脚印寻觅童眸中的人生，除了令人心醉的童心童趣和使人沉郁的落花残红之外，还若隐若现地找到了我文学之水的源头，这是我写《裸雪》的又一缘由。但是我所以动笔写这部带有自传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，还有一个非感情因素的原因。《走向混沌》中留下我青年到中年泥泞路上的苦旅足痕，我想如火车挂钩一样，使其和《走向混沌》对接起来，便决定让童年心河之泉，融会到我生命的潮汐吞吐之中。这样，我生命的圆弧就清晰可寻了。

真正动笔时方知其难。1987年写出小说第一章中的第一节《指甲草》，立刻被美国西华盛顿出版的《人类学》杂志翻译发表，给我带来几许知难而进的勇气，但我仍感到要完成这部长卷难如登山。所以称之为“难”，实因其中存在着一个感情回归的问题。苏联文体学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名著《金蔷薇》一书中，曾写下如是的话：“只有具有一双童贞的眼睛的人，才能成大作家。”此话对广泛的文学含意来说，是否准确可以另议，但对于写童年生活的我来说，无疑具有无可非议的参照价值。而我又是一棵饱受虫叮蚁咬的蛀蚀之树，还原童贞实非易举。

思考再三，我选择了老树俯视树冠之下野花和小草的视角。我力避其他写童年生活小说的模式，而把镜头焦距对准40年代初期自然与童心和童心与自然。在大人与大人之间脉络上，我力求淡化其中蛛网



般的错综复杂结构，而采取近乎白描手法，以展示真实的平凡。对于最难处理的抗日战争时代背景，我无法逃避，也不应该剔除，如其中《血色的月亮》（暗喻为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的“太阳旗”）一章，我回避正面接触，而从侧面落墨——因为此书立意在于写童年的摇篮诗情，浓烈的血色会中伤这部小说的品格和个性的。

我不全然信奉弗洛伊德的学说，但当我回首童年生活时，却发现它潜在我心灵深处的形影，因而小说细节中涉及的童情萌动，都带赤裸的真实。书中的人物有的已作古，有的仍活着，其中一些人物保留了原名。在此成书之际，写此短文，一志我这次并不轻松的童心之旅，二志我日夜思念的雪国的故土、故园……



目 录



001 ----- 我写《裸雪》—— 代序

第一章 “丫头”的花季

001 ----- 指甲草

023 ----- 古磨房

049 ----- 城隍庙

073 ----- 秫秸垛

098 ----- 雪的梦

第二章 “和尚”的年轮

123 ----- 红豆泪

143 ----- 瞎表姐

164 ----- 人佛门

185 ----- “和尚树”

205 ----- 秃头鹰

231 ----- 埋香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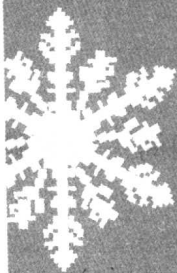
252 ----- 七月劫

第三章 血色的月亮

- 274 ----- 龟驮碑
297 ----- 双骑驴
313 ----- 拜蝓蝓
336 ----- 红的血
353 ----- 小姑春

第四章 别了，银梦园

- 371 ----- 野菊花
392 ----- 老水车
414 ----- 女儿悲





第一章 “丫头”的花季

指甲草

人的一生不知要做多少个梦。浑浊的，变形的；惊吓的，甜美的；具象的，朦胧的……惟有童年的梦，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。小鱼摇尾而游，卵石五光十色；睡莲托着粉腮遐想，浮萍随水缓缓漂流……

在我梦回摇篮的子夜，常常梦见在空中漫飞着的银色蒲公英，七色的肥皂泡。在梦中反复出现的，是菜园井台边上一簇簇指甲草*。有时，它绿绿的茎秆伸长了身子，一下变成了节节高的芝麻树；那指甲草上的嫣红花儿，霎时间变成了芝麻树上的蓝花花。

还有一只比指甲盖大不了许多的小白蝴蝶，翅膀一张一合地飞落到花心上。长着一圈圈毛纹肚子的小

* 指甲草学名凤尾花，是农村小女孩涂红指甲时用的。

蜜蜂也常来凑趣，挤在白蝴蝶的翅膀下边，傻头傻脑地往花心里钻。

“它们在吃奶哩！”脑瓜顶上留着瓦片大一撮毛的我，呆傻地说。

“奶头在哪儿哩？”小芹睁大眼睛，蹲在指甲草旁边，双手托着腮仔细端详着，“是啊，咋不见娘的奶头哩！”

“不是吃奶，它们在干啥哩！”我两眼紧盯着钻进花瓣中的小蜜蜂，它黄肚皮上的黑色花纹，就像小芹爷爷挂在前院铅丝上一条条毛驴肚带。

小芹晃了晃两根扎着红线绳的小辫：“我也不知道它们往花心里钻，是要干啥，待会儿问问我爷爷，要不问问你爷爷也行。”说着，她的手指还吮在嘴里。她一准是想起了吃娘奶的情景。

这座冀东玉田县的城关小院，确实住着两个爷爷。小芹的爷爷开皮铺，姓李，是房东；我爷爷是个清末秀才，在30年代初因躲避土匪绑票，携全家从城北小小山村戴官屯，搬到皮铺掌柜李家。老家的地由长工管理，按时往城关给我家送粮，孩提岁月的大部分光阴，就是在皮铺李家的宅院度过的。

当时，我和小芹的嫩红嘴圈，离开娘的乳头不过两三年的光景。地上的江河湖海，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对我们小小人儿来说，都陌生到毫无所知。我爷爷十分疼爱我，疼爱我的惟一方式，就是强迫我背诵我一



点也不知其意的古诗啥的。而李爷爷稀罕小芹的表现方法十分古怪，他常张开两只结满老茧的手，做成剪刀形状，像要剪去小芹的冲天小辫似的；然后用铁青的胡子茬儿，扎扎小芹脸蛋说道：“你要是个小和尚多好，可惜是个小尼姑！”

皮铺一家，我最喜欢罗锅子奶奶。在闷热的夏夜，两家人常坐在后院的空场上乘凉。罗锅子奶奶手拿一把破蒲扇，一边驱赶着叮人的花脚蚊子，一边谈着天地间的古事。她用破蒲扇指点着星斗间的白道道，说那叫天银河；天银河这边的亮星名叫织女，天银河对岸的那颗眨眼星斗名叫牛郎。

顺着罗锅子奶奶指点的方位望去，直到脖子酸疼难耐，还是分不出哪颗星是牛郎，哪颗星是织女；当然，更不知道牛郎和织女之间，究竟有啥个关联。尽管罗锅子奶奶讲天上七月七搭鹊桥的事儿，我和小芹还是不知牛郎和织女，为啥要凑到一块儿去；他们相会于鹊桥那天，老天爷又为啥要哭鼻子下雨……

不过我俩对在月宫里捣药的兔儿爷，倒是充满了兴味，常常在满月的日子，仰脖去寻找兔儿爷的踪迹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小芹爷爷菜园旁边的围栏里，养着一群黑兔、白兔。此外，他还在前后院十几间高大的瓦房屋檐下，养着上百只“咕噜噜咕噜噜”鸣叫着的鸽子。李爷爷是个皮匠，在鞣牛、羊、猪、狗皮时，鸽粪、兔粪外加芒硝，是使皮子变软的必备

作料。我和小芹对悬挂在墙上的马鞍、缰绳、牲口套具以及甩着一撮红缨穗穗的大皮鞭子，虽然也感到新奇，但远不及对那群兔子和鸽子的兴致。

我俩常从菜园拔些野草和掰几片白菜叶给兔子吃。兔子吃着，我俩从栅栏缝里数着数儿：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因为小兔边吃边走动，数来数去也数不清。最后难免要打嘴架：“十八只。”

“二十一只。”她声音又尖又细。

“你数得不对！”

“你才不对呢！”

“我对！”

“我对！”

最后，总是我的声音被她压下去，才宣告“战争”结束。

她明明比我大上半岁，却总叫我“小哥”。这种错位的称呼，不知咋会得到两家的默认。她长得胖乎乎的，那张脸圆得像揣足了气的皮球。她挺爱生气，一撅嘴，圆皮球就变成了尖嘴红石榴。我呢，母亲告诉过我，说我生下来不久，就得过一场瘟疫（伤寒），留下瘦弱的骨架和细脖上顶着的确大脑壳。明明我是小子，乳名却叫“丫头”。小小年纪的我，对“丫头”的乳名，并没有感到一丁点奇怪；真正是丫头的小芹，却对我提出过疑问，她晃着小辫儿嘻嘻地笑着：“你是个小小子，为啥叫丫头？”



我当时对男女性别一无所知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：“叫丫头，叫小子，不都一样吗？”

“不一样。”

“咋不一样？”

“那回，你娘给你在大瓦盆里洗澡，我看见了你的小鸡鸡。”

“你没有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她怕我不信，蹲在地上撒泡尿。我毫无羞涩感地弯腰去看。

这事情发生在我和小芹常常玩耍的南菜园。小芹的罗锅子奶奶，正去菜园摘茄子，发现我撅着屁股正在看小芹尿尿，一把就拽了我一个跟斗。她张开只剩下几颗牙齿的干瘪嘴巴，训斥着我：“你这小王八羔子，咋不学好？我去告诉你娘，抠出你的一双眼珠儿来！”

冤枉！我实不知平日疼爱我和小芹，长得像笑面佛的罗锅子奶奶，为啥把我拉拽倒地。在委屈的抽泣中，又听得“叭叭”两声，我移开抹泪的手背一看，罗锅子奶奶正打小芹的屁股蛋子。她一边打她孙女，一边着了魔似的骂道：“你这小不要脸的，树还有层皮呢！待会儿我去告诉你爷爷，让他用驴皮鞭子抽烂

你的屁股！”

小芹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

“走！跟我回家去。”

小芹打着挺儿：“不嘛，我还和丫头在这儿看兔子哩！”

“你不走，我打死你。”罗锅子奶奶佝偻着腰，高高地扬起五指，可巴掌没有落下来。

“不走！不走！偏不！”小芹扭动着身子，像惊蛰春雷震出土垅的曲蟥(蚯蚓)，“您打吧！您打吧！您打死我，我也不走。”

罗锅子奶奶放下摘茄子用的柳篮儿，眼球子重新转向了我。我如同受了雷击一般，呆傻地望了她一眼，扭头就跑……

我出身书香门第。尽管老家只不过是几十户人家的小小山村，因为我爷爷是个清末秀才，略知一点文化的价值，除留三叔一个管理家务外，便叫我爸爸、四叔、姑姑们都去念书。我爸排行老大，名叫从荫檀，他毕业于当时出名的遵化五中，在投考全国出名的天津北洋大学理工科时，在近千名考生中名列第一，成为当时轰动小小山村的一件盛事。我四叔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，后来在冯至先生主编的《大公报》副刊上不断发表仿莎士比亚和勃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之类的诗作。他笔名“陆人”，即繁写的“從”字，为六个人字组成之意。我几个姑姑皆从县简易师



范结业后，考入北平高级师范学校。一家人中间只有我的祖母及我母亲、婶婶为目不识丁的文盲。我是从家的顶门长孙，因而我的秀才爷爷，常常手捋一缕髯须，强把我按在案头，像充灌填鸭似的灌输诗文，以父亲和四叔为例，讲光门耀祖和做人的仁义道德。因而我撅着屁股观看男女性差别的事儿，纯属两小无猜的好奇所致。

李氏皮铺亦是忠厚人家，除南菜园有几亩菜地之外，全靠制皮的小作坊为生。作坊中有三间相通鞣皮的坑窖，一些屠户常到皮铺来卖各种生皮。李爷爷长着一张关公的枣红脸膛，胳膊和小腿肚子上结满青盘疙瘩，我和小芹、隔壁邻居的二嘎子、小石头及小春儿，常在背后叫他“疙瘩爷爷”。小芹爸爸李文山，继承他爹粗门大嗓的豁达天性，是皮作坊的主要劳力。父子俩都有一双巧夺天工的手，把鞣熟的皮子，除制成各种牲口套具外，还能配上锃光瓦亮的黄铜马蹬和挂着金黄穗穗的鞍辔，加上矗在墙边晾晒的一把把红缨穗穗的大皮鞭子，小院称得起五光十色，辘铃丁东。摇辘轳把浇菜园的活儿，多靠小芹的娘。她沉默寡言地在井台上绞水，把一斗斗柳罐舀上来的井水，顺着垄沟灌进菜畦里去。

房东和房客两家人，和睦得如同一家，疙瘩爷爷常用牛耳尖刀，把牛皮上没刮净的牛肉给我家送来一大海碗；老家长工瘸子大爷赶车来送新粮时，我三叔

也常把新谷和新麦扛过去半麻袋，叫皮铺一家尝新。

但是，从这次区分丫头和小子的事儿发生以后，两家的关系历经了一段日子的冷寂。那天，受了冤枉的我，跑回家里，向母亲诉说委屈：“娘，罗锅子奶奶骂人，还拽了我一个跟斗。您瞧，我身上的土！”

母亲正在烧火做饭，头也没抬地说：“别扯谎了！”

“娘，真的。”

“为了个啥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弯腰看小芹尿尿了。”

围着锅台转的三婶和四婶，“扑哧扑哧”地笑了起来。母亲拿着拨火棍子，回身给了我屁股一下：

“罗锅子奶奶骂得对，就该把你眼珠子抠出来，不知害臊的东西！”

真怪。状没告成，反而挨了一拨火棍子。尽管母亲不过轻轻打了我屁股一下，我仍觉得很疼很疼。在我小小的心眼里，一我没有尿炕；二我没有打碎碟子碗儿；三我没去隔壁徐家用竹竿子偷枣；四我没在爷爷的古书皮皮上，用铅笔画上鸡蛋或羊犄角之类的玩意儿，为啥要打我一拨火棍子呢？

我去找我爷爷陈述冤情。爷爷揉揉我的屁股蛋子说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今后……”

我说：“啥肥肉、瘦肉的。是小芹叫我看她尿尿！”



爷爷笑了：“你还小哩，大了就明白了。”

“我是小子，为啥叫我丫头？”我顺藤摸瓜地提出了问题，“谁给我起的丫头小名？”

“我起的。”

“爷爷……”我委屈地看着他。

“你大名叫维熙，‘熙’字古写下边的四点，是个火字。你是水命，尾字叫‘熙’，是水火相济的意思。”爷爷咬文嚼字地说，“至于你的小名叫丫头，是‘万金’重于‘千金’的反用；为保‘万金’，偏叫‘千金’。这就好比古诗里……”

我连千斤万斤的概念都没有，怎能知道啥叫“千金”和“万金”？我认为爷爷又喝了几盅酒。他有酒后胡言乱语的习惯。

爷爷看我直眉瞪眼地发呆，便拍拍我的瓦片头说：“听不懂，就先糊涂着吧！”

是的，在孩提岁月我不知道、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些不知道便幻化成对天地人神的许多问号。蹲着看小芹尿尿的事儿，不仅是个问号，对我如同一道夏夜流星，使小小心灵感受到惊愕。从那天起，小芹很少到前院来，偶然她出院上街，也总是由爷爷拉着她的一只小手，匆匆地穿过我家住的前院。有一两次，我拿着我小姑姑用秫秸秆给我插的风车，在院子里疯跑。风车的小轮子转转时发出“叭叭叭”的声响，以此来召唤小芹来前院和我一起玩。